

一個初學劍的人，不論在開始時他是多麼強壯、好鬥、勇敢、無畏，一上課之後，就會變得很不自然，而且失去自信心。這是所有的劍師和學生們根據其經驗而認定的事實。他現在知道在戰鬥中有許多可能使他喪身失命的機會。雖然不久他就懂得極力注意他的對手，也會作正確的衝刺抵擋，但實際上他比未學前更糟。以前，他一半玩笑一半當真地，憑當時的靈感和對戰爭的喜悅，倒能隨意胡亂揮劍；現在他卻不得不承認，他的生命是掌握在比他更強壯更靈活更有訓練的敵人手中。他除了不停地練習外，別無他途。他的老師在這個時期也沒有別的忠言可以給他。因此，初學的人不得不孤注一擲，只求勝過別人，甚至勝過自己。他學到了卓越的技術，使他恢復了一部份失去的信心，自以為已日益接近他的目標。他的老師可不這麼想。照澤庵說，他老師的想法是對的，因為初學的技術，只有使他的「心被劍所奪」。

可是初期的教導，不能用其他方法傳授；因為只有這最適於初學。但這終不能導向目標，這一點老師知道得太清楚了。學生單靠熱誠和天賦，不能成為劍師，這是可以理解的。可是經過訓練後，他已學會不為戰爭的酣熱所動，已能保持冷靜，知道怎樣養精

蓄銳，習慣於長時間的對仗，又在他的圈子中幾乎找不到敵手——為什麼以最高標準來衡量，他在重要關頭，仍會力不從心而沒有進展呢？

此中的道理，照澤庵說是：學生無法不注視著他的敵手和他揮舞著的劍；他一直在想他應怎樣攻擊最好，他等待著對方猝不及防的一刻。簡言之，他一直在依賴他的技術和智識。這一來，澤庵說，他失去了他的「心的機動性」，因此，他決定性的一擊永遠都發得太晚，又不能把「對方的劍轉向他自己」。他本來很高超的劍技，因為他依賴思考，自覺地使用技巧，並過份重視自己的作戰經驗與戰術，而使得他那自由靈活的心受到牽制。怎麼辦呢？怎樣才能使得技巧成為「心靈的」？怎樣使高度的技巧變成精湛的劍法呢？惟有使得學生成為無機心而無我，大家都這麼說。他不僅應學會忘敵，更應能忘我。他必須通過現在這一階段，將之永遠拋在腦後，甚至甘冒不可挽救的失敗之險而不惜。這些話聽起來不是跟「必須不瞄準而射中鵠的，必須完全不看靶子也沒有射中的意圖」一樣的荒謬無稽嗎？可是，澤庵所說的劍術的精義，已在千數的決勝的場合得到證明，這是值得記取的。

教師的職責不在直接指明途徑，而在使學生能夠察覺這到目的地的途徑，而使他能適應他自己的特色。因此，教師先訓練他雖在遭受奇襲的時候，也不本能地衝刺，鈴木大拙在一篇很精彩的故事中，敘述一位教師，在執行這很不容易的工作時，所採用的極具創意的的方法。他說：（注一）

日本的劍術教練有時採用禪宗的訓練方法。有一次，一個學生來找老師學劍。老師那時已退休，住在山上的小屋裡。他同意教這學生，就叫學生幫他撿柴燒火，到附近的泉中汲水、劈柴、生火、煮飯、掃除屋宇庭園，以及操作一般家務。但並不教他正式的劍術的技巧。過了些時，那青年人漸漸感覺不滿了，因為他並不為替這老人作佣人而來，是來學劍術的。於是，有一天，他到老師那裡請老師教他。老師答應了。結果是，從那時起，那學生無論做什麼事都沒有安全感了。他清早開始煮飯的時候，老師會忽然出現在他背後，用木棒打他。他掃地掃了一半，又被不知來自何處的一棒所擊中。他心神不寧，必須時刻戒備。過了幾年，他才能夠躲開那不知來處的一擊。可是老師對他尚不

注一：鈴木大拙著：禪佛教及其對日本文化之影響，第七、八頁。

滿意。有一天，老師自己在一堆火上煮菜，學生忽然想到要利用這次機會。他趁老師正彎腰攪著鍋裡的菜的時候，拿起一根大棒，照著老師頭上打了下去。可是他的棒被老師用鍋蓋擋住了。這使學生的心眼大開，而窺見了一向守密的劍術之奧秘。他這才第一次真正體會到他師父對他的無比深恩。

學生必須使他的感官產生新的警覺性，這樣，他才能避免危險的衝刺，好像他能感覺到它們的來臨一樣。一旦他熟諳這躲閃之術，他就用不著全神貫注地注意他對手的行動，甚至同時有多個對手也無妨。他可以看到感覺到即將發生之事，而就在事情發生的同一剎那，躲開了。因此，在察覺與躲閃之間就不會有那「一髮之差」。他的反應疾如閃電，而不需要有意意的注視提防。工夫須到這地步方能算數。至少在這方面，學生要能完全不依賴任何意識的作用，才是大收穫。

更困難而真正重要的工作，是使學生不要想也不要去做伺機攻擊他的敵手。實際上，他應當完全不想他在對付一個敵手，也不想面臨的是一樁生死攸關的大事。

開始時，學生認為——他只能這樣認為——這些教誨的意義是，他只要不想不看敵

方的行動就夠了。他對這話很認真，時時刻刻控制著自己。但是他沒有注意到，在全力注意自己的時候，他不能不把自己視為一個不惜代價來避免看住敵手的戰鬥員。不管他怎麼做，他的心中仍然秘藏著一個敵人。他只是在外表上已脫離了他的敵人；而且他越要把敵人淡忘，便越把他緊緊地縛在自己一起。

需要很多很微妙的心理學方面的指導，才能使學生相信，他把注意力轉向自己，基本上毫無好處。他必須學會不顧自己，和不顧敵人一樣堅決，而成為根本無我無心才行。這需要極大的忍耐和令人心碎的練習，和在射藝中一般。但一旦這練習的目的達到了，他的執便在絕對的無心機中消失無遺了。

接著無心機的離執，便自動的產生了一種和前述本能的躲閃極為相似的行為。在上述的階段裡，看到對方的衝刺和躲開它之間是不容一髮的；同樣的，現在，在閃躲與反擊之間也沒有時間上的差距。在閃躲的同時，戰鬥者引手向後，在一閃之頃，致命的一擊已經發出，準確而不可抗拒，就像劍自己揮舞了起來一樣。也像我們在射藝中所說的，「它」瞄準而射中，在這裡，「它」取代了「我」，發揮了「我」要經過有意的努力

才能獲得的熟練與敏捷。此處的「它」，也同樣的只是一種無法了解無法掌握的「某物」的名稱，而此「物」只有親身經歷到的人才能察覺它。照澤庵說，要練成登峯造極的劍術，必須心中完全沒有「你」，「我」，敵人和他的劍，自己的劍，及如何使用它等等念頭。甚至沒有生死之念。「一切皆是空虛的：你自己，閃爍的劍，以及揮舞它的手臂。甚至連空的念頭也不存。」從這絕對的空寂中，澤庵說，「產生了最奇妙的行為的展現。」

射藝和劍術是如此，其他的藝術亦莫不皆然。精湛的水墨畫工夫要能心手合一。能夠運用完美技巧的手，要在心中影像剛開始形成的剎那，同時將它畫出，中間沒有一髮之微的間隔。這樣的繪畫，便成為自然自發的書法。也許畫家的箴言可以像這樣：花十年工夫看竹，把自己變成一棵竹，然後忘卻一切而——畫。

劍師和初學的人一樣的態度自然。在開始上課時他所失去的那份滿不在乎，到結業時又找回來了，而且成為他不可毀滅的特徵。可是，和初學不同的是：他態度謹慎、安詳、不傲慢、絲毫無意於炫耀。從做學生到成為劍師，中間要經過許多多事之秋的不倦

的學習。在禪宗的影響之下，他熟練的技巧成為「心靈的」，而他自己，經過心靈的掙扎，變得愈益洒脫自在，而成為另一個人了。那劍，如今已成為他的「靈魂」，不再只是輕輕地套在鞘內。他只有在無可避免的情況下才把它拔出來。因此，就不難發生如下的事情：遇到不值得和他對仗的敵手，例如自誇肌肉發達的浮浪子弟時，他會漠然微笑而任人譏嘲他的怯懦。在另一方面，如果他尊敬他的敵人，他就會堅持要作一決戰，而使他的敵人得到光榮的死亡。這就是武士的情操，也叫做無比的武士道。因為，高於一切，高於名譽、勝利、甚至生命的，是那指導他批判他的「真理之劍」。

劍師和初學者一樣是無畏的；但是，不像初學，他一天比一天更不知畏懼。多年不斷的修習定功，使他知道生與死在基本上是一回事。他不再畏生懼死。他在世間生得很快樂——這是禪宗最突出的特色——但任何時候他都可以離開世間，而絲毫不為死的念頭所擾亂。武士選取脆弱的櫻花作為他們的標誌，不是沒有原因的。無畏的人離開生命的時候，應該像一瓣櫻花在朝暎中寧靜的飄向地面一樣，寂靜無聲而內心凝然不動。

一個人在太平無事的時候，自以為面臨死亡之際不會顫抖，認為沒有什麼可怕的，

並不能就算不怕死。生死二者都已自在之人，沒有任何種類的恐懼，他根本不知道恐懼的感覺是怎樣的。沒有受過嚴格而長時間禪定訓練的人，不會知道它戰勝自我的力量有多大。功德圓滿的大師在在處處都表現他的無畏，不是以語言表現，而是在他的整個舉止風度上；旁人只消看看他便會受到重大的影響。像這種不可動搖的無畏已等於是解脫自在，這在天性上，只有少數人能辦到。為了證明此點，我要引一段十七世紀中葉的著作「葉隱集」（譯注）中的故事：

柳生田島上是一位偉大的劍術家，也是當時德川家光將軍的劍術老師。有一天，一個將軍的貼身侍衛來看田島上，想跟他學鬥劍。大師說，「依我看，你似乎也是一位劍師。請告訴我你學的是那一派的劍術，再談師生的關係。」

那侍衛說，「我很慚愧，對此道完全是門外漢。」

「你想要騙我嗎？我是將軍大人的老師，我的眼光是從來不會錯的。」

「我很抱歉冒犯您，但我確實毫無所知。」

這位訪客的堅決否認，使得大師陷入片刻的沈思，最後他說，「既然你這樣說，那



一定是實在的囉。可是我仍認定你是某一方面的大師，雖然我不知道是什麼。」

「您一定要我說，我就告訴您。只有一件事我可以說是絕對有把握的。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，就想到如果要做武士，就無論如何都不能怕死。我對付這個問題已有好幾年，現在，死已不再使我煩心了。您所指的是不是這個呢？」

「正是啊！」田島上喊道。「我正是這個意思。我很高興我並沒看走眼。因為，劍術的最高秘訣便在不為死的念頭所困擾。我已在這方面訓練了不知幾千百個學生，但至今還沒有一個夠資格得到劍術的最高證書。你不需要技巧訓練，你已經是一位大師了。」

自古以來，學劍的練武廳就叫做「正覺堂」。

每一位修習以禪道為宗歸的藝術大師，都像是包羅一切的真理之雲中發出一閃電光。這真理就表現在他流動自在的心靈裡，而在「它」身上，他再次遭遇到這真理——他自己原始無名的「自性」。在他一生種種的際遇裡，一再的和這「自性」遭逢。因此，真理對他——以及，透過他，對於別人——而言，是形態不一，變化萬千的。

雖然他曾堅忍而謙卑地接受空前未有的嚴格訓練，要想達到通身浸潤於禪中，無論做什麼都不離禪，而使他的生活中只有美好的時光，那路程仍是遙遠得很。他還不覺得需要那最高的解脫境界。

如果他不可抗拒地被驅向此目標，他必須再度上路，採取那無藝之藝的途徑。他必須敢於躍入那「本原」中，生活在真理之內，一切以真理為準繩，像與真理合一一樣。他必須再做學生，再做一個初學者，以克服最後也是最峻峭的一段路程，而完成新的轉變。如果他歷經艱危而不退，他的命運便已確定：他便可與圓滿的真理靦面相覷，親見那一切真理之上的真理，那無形根原之根原，那同時是一切的空。他將被這空所吸收，然後再從其中出現時，便得了重生。

—完—

譯注：葉隱集十一卷，日本孝明天皇嘉永五年壬子三月僧常朝（俗姓山本）著。

有唐序。所記為肥前鍋島藩侯歷代系譜（藩臣勸懲事蹟）。此條承臺灣大

學李世傑先生查告，謹此致謝。